

中国现代
作家作品
新编丛书



路翎作品新编

路翎



人民文学出版社

路翎作品新编

朱珩青
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路翎作品新编/路翎著;朱珩青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新编丛书)

ISBN 978-7-02-008487-6

I. ①路… II. ①路…②朱…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29615 号

责任编辑:徐广琴 装帧设计:李思安

责任校对:刘光然 责任印制:史 帅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46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4.5 插页 2

2011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978-7-02-008487-6

定价 2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前 言

路翎是一个有着辉煌的创作成就而又历经苦难的作家。他的朋友，“七月派”著名诗人、翻译家绿原把他比作《圣经》中的圣徒“约伯”，绿原说：“他的忍耐劳苦如约伯的一生及其辉煌的成就正是一座桥梁，后人将从它上面向更清醒更有韧性更富于希望的未来迈进。”

笔者考证，路翎的生父是《财主底儿女们》中苏州富户蒋家的上门女婿赵震寰，路翎出生在苏州，从母姓“徐”名嗣兴。他的父亲在他三岁时自杀了——路翎母亲说他出生在南京，父亲是病死的。幼年丧父，还要承受周围人的“拖油瓶”（后来母亲改嫁）的指指点点，给路翎的少年时代留下难以抹去的心理创伤。

1937年，十五岁的路翎，在国难中颠沛流离，辗转到了大后方的重庆。他先是在“国立二中”，后在“育才”学校读书。很早就能够自食其力，在天府煤矿区“矿研所”当了一名办事员，后来又在黄桷镇码头当记帐员。自身的痛苦，国家的沦亡，民族的苦难，他生活的矿区重庆乡镇底层生存的艰辛，使他拿起了笔，抒写民族、民众的呼声。在胡风的引领和支持下，路翎很快成了“七月派”的重要作家。内外的压力，民族深层的苦难的孕育，使路翎的创作像火山喷发一样，炽热，强烈，有力。

本书选编了这个时期路翎的重要作品。比如,第一次以“路翎”为笔名发表的《“要塞”退出以后》以及《谷》《棺材》等等。由于篇幅所限,长篇《财主底儿女们》和近于长篇的《饥饿的郭素娥》等不在入选之列。

在路翎笔下,小人物,底层人物,如挑夫、矿工、流浪汉、乞丐,大多成了作品的主角。他们出身卑微,处于重重压迫之下,然而他们并不卑贱。他们挺立、自尊,即使是死,也不跪下,他们的灵魂是高洁和伟大的。在《蠢猪》里,我们看到为“专员”撑船的船夫,在承受压力的同时,也感受到了与激浪搏斗时的生命的原始强力的激发。在艰难的行船中,专员嫌船慢,不断骂他:“蠢猪”、“鸦片鬼”,扬言要“枪毙”他,于是,他反抗了。他机智地将专员送到一个荒滩,自己隐匿在一片竹丛之后。

路翎的创作来自民族的生命力的启发,同时也受到人类其它文明的养育。如俄罗斯文明、西方文明。胡风曾说:“七月派”是遵循着“高尔基——鲁迅”的道路前进的。路翎对高尔基的小说《底层》就特别崇拜。他深刻地认识到,人的真正解放,不仅是在物质上,社会生活的改变上,生命的形态上,更重要的是精神的真正自由、独立和尊严。而剔除几千年烙印在中国人灵魂深处的封建专制奴役的创伤,才能获得如高尔基说的真正的“人”的资格,告别鲁迅所解剖的阿 Q 的奴性,才能走上“五四”以来“立人”的道路。

如是,我们在路翎的小说中,看到几乎每个人物,都在与社会的搏斗中同时也进行着自身灵魂的搏斗。这种创作是与他们认同的“主流社会”一路前行的。然而总是有点异类性,所以不断受到批评,什么“唯心主义”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啊。路翎们也在批评他们的对手,比如当时“延安派”推崇的经典《白毛女》。路翎就曾指出:喜儿一

会儿被变成鬼，一会儿被变成人，那么，喜儿自己呢，她人呢，她的灵魂在哪里？路翎认为：没有灵魂的人，无疑只有人的躯壳，只能成为某种社会力量的奴隶，而不是真正的“人”。

关于灵魂搏斗，新生，不能不谈到西方文化，特别是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应当承认，“七月派”的同仁们是接受了它的洗礼的。基督教精神（特别是宗教改革以后）已是西方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其“平等、博爱”，与源于希腊的“民主、自由”，共同成为西方文化精神的两根支柱。路翎喜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可以说就是一部“赎罪记”。路翎最爱的罗曼·罗兰，也是宗教性很强的作家。有人把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与罗氏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相媲美。“七月派”作家的重视批判、修复人的精神创伤，重视人的精神搏斗和重生，与基督教教义“罪一赎罪”是相通的，不过也有些区别，即不是为了进天国，而是为了更现实的目的：民族的解放、复兴，民众生活的改善、幸福。这是中国文化的重“现世”的特点所决定的，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是也。“五四”以来的传统也是如此，当然也与路翎们所处的窘迫社会现状有关。

因为重视人，重视人的心灵的新生，所以我们看到路翎的作品中，不管是多么微不足道的小人物，都在进行着灵魂的搏斗，也都在灵魂搏斗中成长，即使是死，而灵魂犹在。《卸煤台下》里有一个矿工许小东，生活贫困，妻子在病中，家里唯一的财产一口煮饭的锅打破了。悲伤不已的他，在一场矿里大水后，正好发现泥堆里有一口锅，他将锅刨了出来。于是“偷锅贼”的灵魂搏斗就占据了他的心灵：自责、无力、后悔、自怜，他不断地被噩梦缠绕。在同情与责骂的社会氛围中，他疯狂了，最后被赶出了矿区。

路翎从十七岁投稿《七月》，认识胡风后，他找到了自己，也找到了家园，开始了他的非常丰富的创作时期，艰苦的抗战时期加上回南京后的几年，他写了约二百多万字。

1949年后，路翎调整心态，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创作了大量表现工农大众的作品。但是，与主流文坛存在的不完全一致的文学主张和实践，还是使路翎和他的朋友们受到了又一轮的批判。路翎笔下的人物，即使是模范，也总有那么一点小缺点，不完美，更不“高大全”，精神独立的路翎认为这才是“真实”，否则虚伪。于是路翎写出了反批评的文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在周总理的协调下，路翎到了抗美援朝的前线，他又很快写出了表现志愿军英雄的作品。在《洼地上的“战役”》这部小说中，路翎写了英勇的志愿军战士，在前线作战的间隙，克服了朝鲜女孩的爱恋，自觉遵守纪律的故事。于是批判铺天盖地而来，不久，路翎被打入“胡风反革命集团”，关进了秦城监狱。从1955年始，到1980年冤案平反的二十五年，路翎在监狱和劳改中度过。他由一个三十二岁年轻、帅气的青年，变成了精神病患者的、白发苍苍的老头。

如绿原所说，路翎像约伯一样，虽历尽苦难却九死不悔，老年的路翎仍坚持每天写作，到1994年他去世的十几年中，共写作五百多万字，然而遗憾的是，被刊载的机遇几乎等于零。经过监狱、劳改后的路翎已经完全不适应“改革开放”后人文精神的初步复兴了。路翎是死了，死在了过去。路翎一生追求的精神自由，一生都未得到。

朱 珩 青

2011年1月15日

目 录

前言	朱珩青 001
----------	---------

小 说

“要塞”退出以后	001
谷	017
棺材	072
王家老太婆和她的小猪	105
卸煤台下	112
英雄的舞蹈	166
滩上	172
易学富和他的牛	175
蠢猪	183
初雪	193
洼地上的“战役”	221

散 文

从重庆到南京	267
--------------	-----

忆阿垅	283
错案二十年徒刑期满后,我当扫地工	288
监狱琐忆	305

话 剧

云雀	317
----------	-----

评 论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	402
-------------------	-----

小 说

“要塞”退出以后

——一个年轻“经纪人”的遭遇

在工程处转弯到情报所的那一段沉寂的山路上，沈三宝遇到那个姓杨的炮兵连副，他走着问：

“怎么办了？”

“刚才的命令，明儿晚上撤退，我去看看弟兄们，告诉他们，停工吧！……”杨连副把沉重的钢盔推向脑后，焦躁的揩一揩汗，加着说：

“做了又拆，拆了又做，才一个星期……真他妈……”

说着杨连副就转过坡去了。沈三宝一个人留在迷惘里，心里有些狼狈。想了一想便又走起来，在情报所前五十米远的那个涌着黑波的松林里，遇着两个埋头疾走的勤务。

“喂，喂！”

“刚才又有司令的电话，说明天下午撤退。主任在等你……”说过便走出松林去了。

沈三宝更显得狼狈了，那细致的面孔发着青果的黑色——自己先就悔恨起来。自己的汽轮没有了，自己的家毁在炮火里了，自己原可以

到汉口找朋友的,为什么要到这个要塞上来呢?挨骂,给人家笑,仗又没有打到——而且现在时代显然变了,并不是打一仗就可以做英雄的。沈三宝用下唇将上唇裹着,脸色痉挛地发青,于是又那么习惯地想:“趁早走他妈的吧!”

脚却跨进了情报所的门。

“报告沈副官:我们同志怎么调度,主任叫问你……”

“唔!……”

“沈副官,我们的‘工具’给第二连借用去了,现在我们要用……”

“唔……”

而他却跨进了金主任的办公室。

“是沈同志吗?有些事件在等你解决;你哪去了?”

“我去看看我那个亲戚,工程处派他今天走。主任,我也今天走——我告一礼拜假!”

“胡说!我说你起先就不必来,来了要走却不大容易。你以前是‘经纪人’,可是到这儿来却不能有那种天不管地不收的架子……”金主任将手掌托着下颚,眼珠在高颧骨上面挤着转,那两点使人感到寒冷的钢样的灰色光芒就一直扎到沈三宝惶惑而又带着一种习惯的若无其事的眼睛里去。把声音变温和点,又说:

“沈同志,你才到这儿没有两个月。你的底细我很知道!你以前很有一些家产——是的,你有两只汽轮……你做转运的生意,你是在外边‘爽快’惯了的人,在这军队里自然一时习惯不来。不过,你的精神很可佩——你不要来的时候凭一股兴奋,到后来却又什么事都灰心。是的,在军队里就是这样,第一要忍耐,第二要吃苦,第三要——你现在自然要先丢了那些‘不耐性’的习惯,慢慢会好的,是的,会好的……”

这时候运输三班班长进来了，眯着红丝眼：

“报告，我们的车子给第四连开去装弟兄去了，我们这里这三百发炮弹没办法运。”

“混蛋，哪个第四连？”

“不是司令部的命令……”

“这点事也要啰嗦，他开你的，你就开别人的，先一步是一步，反正已经到了……”

等那个运输班长出去了，金主任高颧骨上冷芒的眼睛又射向沈三宝：

“中国军队就这——没办法，他妈，一骂都解决了。现在，你看，你看这一塌糊涂，这座××要塞算……好在我是不离开这地方了，我们做事，要就先别做，要做……”

现在沈三宝沉静了。忽然想起毁灭了的家和财产来便沉静了。自己总算还活着。逃跑。沈三宝向来是拿这一切不当意的。

于是沈三宝在内室外室地开始忙着那些生疏的事。因为一个在外边流转惯了的，拿一切不当回事的转运商人出身的年轻的沈三宝，惯常有一付近乎卑谦的和悦的笑容，“骂”便很少发生了。总是“沈副官你帮帮忙”，“报告沈副官，这件事我想……”这些语句像在一个买卖公司里常见到的一样围绕了沈三宝。

沈三宝并不能凭智慧去解决那些事，只是凭了一种职业的笑容去对付。这笑容久了会被厌恶吧？——不的，在这种场合，这里面有着一一种宽大的和悦，而且是有真实感的。——沈三宝心平气和地忙着，但他却还有一个想头，找机会逃走。

又派出了六个勤务通报明天正午十二点撤退。

沈三宝现在站在一个正在凉了下去的混凝土池子前面。秋天，大片的阴云在天空舒卷着。风吹来四里外江流的水声。人全惊乱而无主张地跑来跑去。三百发炮弹想法运走了，又是八吨钢条没法转运，又是……金主任尽管红着颧骨在争嚷。只沈三宝一个人现在是平静的。混凝土池子那边是高高的土堆，底下远过五千米斜坡再通过一些延长的丛林人家，便是江岸。沈三宝站着的地方正好不让人发现。

这是一种奇迹的似乎麻木的平静。他想到他二十六岁的生活，想到黄浦滩，十里洋场，想到自己的财产，无拘束的飘流，想到在火线上毁灭的家，于是深长地叹了口气。早把家带到汉口去多好啊！又想到“逃”。

于是他立刻便惶恐起来了，心在胸口要跳到喉管来似的，满身血管膨胀着，脸一红就显得更狼狈了。正好这时候响起集合的号音。金主任转过土堆，出现在他的面前：

“怎么你一个人呆在这儿！看见杨连副没有？刚才四点四十五分的电报宣布，敌人今天早上龙角嘴登陆已经证实了，陆上××、××已经失守了——连夜撤退！他妈，你还不动！”

集合了，报告撤退的消息，再找杨连副，派四个勤务出去通令工事赶快拆，赶快到坡下集合——但是杨连副说尚未派出的勤务只有两个了，派出的又没转来，于是无主张地急，嚷。……

沈三宝自己一个人陪着金主任站在所门口，杨连副不知什么时候跑到哪去了，秋天的黄昏，雨开始落着。金主任用冷光的眼睛焦灼地望着云头，而沈三宝则凝视远方茫茫的江流。那细致的面孔，闪烁着黑绿色的流质，眼睛却是烧着的烟黄色。兴奋，希望……全完了，现在第一步是：怎样逃生。“但是到这里来，没有放一炮也没有放一枪，全是丢

了,而且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的也全丢了——怎么回事啊!”于是他在雨中叹息地踱走着。

“什么办法呢?”金主任在坡上不安地问这在苦痛着的青年的“经纪人”,但立刻又改了语气,“我想没有关系,我们是有计划的……”

炮声在雨里清晰地传来,像一面闷鼓那样沉重。——它是在半个月前就从江里的军舰上向这边响着的(显见得敌人并不比我们怎样高明。他轰一座并未造成的要塞,炮弹都飞向三十里开外去了),但今天却仿佛刚被觉察似的,仿佛响得更近了。自己不曾跟敌人战斗过,要是真遇着敌人可怎么办呢?——沈三宝想问问金主任,但他看了看金主任那副愁苦的脸便不做声了。于是忽然想起一件什么事似的,大踏步跨着马靴向屋里走去。

“哪去?我跟你有一话说!”金主任向坡上跨了一步。

沈三宝很随便地以一种洒脱的姿态站住了。

“你是上海人,不错,我问你,你这时候还想你那一点财产,还想你的家吗?我看你这莫名其妙的样子,看你这鬼心眼……家产,我可比你多着呢!——我从法国回来以后……真的,沈同志,这时候有什么不能牺牲呢?你还是有一种旧‘世纪’中国人的保守苟安的习气。——不错吗,你是一个商人,在‘革命理论’上说来,凡是‘有产’的人都是‘不革命’的,现在最妨碍战斗的也就是你们这种‘商人气息’!我看得起你,就是你不‘小家子气’,要知道,在这时候花去你的性命要像花去你的五千六千现洋一样慷慨……中国军队太黑暗……目前……”

沈三宝显然是不被理解地苦痛地沉默着,对于这一段话他差不多从开始起就没有听到一个字。他自己光只想:“来这里的时候是想‘混混’,而且大半是一时兴奋,‘混混’能对得起那些显然比自己的生命更

贵重的东西吗？有什么害怕呢？逃什么呢……但是，真的面对着敌人，自己是否又能射击呢？”沈三宝的脸色在阴暗的天气里痉挛着苦痛的黑色的流质。那薄薄的嘴唇又互相缠起来了。这次显然有一颗炮弹在四五百米远的山坡那边开花了。沈三宝异样狼狈地把头一抱，金主任便拖着他进了地下室。

“喂！喂喂！到底怎么了？……呵，小胡山争夺战……司令呢……不知道——呵，完了！”金主任把电话筒一掼，“完了……”停了下又说，“沈同志，你去找找杨连副……”

杨连副进来了。

“没有办法，弟兄们都在工程处集合了，工程处又没有人问事，炮是五点半运走的，炮座可炸不完，凝住了！”

天黑下来了，外边有巨大的爆炸声，不知是放炮的还是炸工事。水流声大起来，仿佛远远的江岸有什么巨大的东西在爬走。机枪在哭。金主任又一次抓起冰冷的电话筒。

“司令部……接司令部……呵没人，接工程处……怎么？都走了？那么，工兵弟兄们呢……敌人在哪，天黑雾大……是吗？……”

“杨连副你去看看弟兄们，带他们退吧，到××集合。”

又抓起电话筒……

电话筒里有风的吹嘘……

巨大的爆炸声把黑暗炸破了……

“好吧，重要公文这一包，沈同志，你去把对面屋子里工事模型毁了，检查检查，带那张黄地图……我们走吧！”

这一下沈三宝惊醒了。从杨连副进来时起，沈三宝就呆呆地立着，屋里是浓厚的黑暗，沈三宝仿佛变成黑暗的一部分了。但这一下他惊

醒了。于是用异样敏捷的动作跑出屋去。

逃走。让生命从显然比生命贵重的东西旁边走开。

雨更大了，炮声已经听不见，机枪却哭得更惨烈。东方有火光扑起来，一下子便喷红了半个天。大路上有无数的不知是敌人还是自己人在奔逃。金主任和沈三宝落在泥沼的田野里了。

雨从脊背上渗下来，这一步跨出去，那一步泥便陷过膝头。马靴自然不要了，公文包已由金主任自己夹着，金主任有些不信任这“经纪人”了。“假如他一跑，这一包公事再给带了去，我的命不完了吗？”

而沈三宝却是平静的，而且已不是麻木的平静了。事情已经落在面前，当然不容许再“瞎”想，不“想”也就不“怕”了。而且他更没有权利怀疑谁——自己的命，比那些显然比自己的命更贵重的东西，算得什么呢？而自己竟然“逃走”了。还“怀疑”谁？

年轻的“经纪人”这会儿却有了这个想头：

“假如一开始造了不拆；假如没有这些叫你拆他又做的啰嗦，现在，要塞炮很可以向敌人射击了吧。中国也有那么多炮弹，中国的炮弹可以轰击敌人……但现在都逃了，逃了……”

用电棒照看黄色的地图，两颗淋着雨水的头被骤现的白光闪出来，可以看见金主任冷芒的眼睛向这“经纪人”的副官思虑地打量着。而沈三宝却冷静地指着地图，电棒在沈三宝细致的手里，亮一下便熄了。

“向南××集不能走了。据点××这会儿一定失守了，沈同志，我们西走可不可以？你认识到××那条小路吗？”

“找找看！”

人便在江南秋天的水田里爬着。

“喂，慢一点……用指南针对一对看可别错了……”

于是白光又闪起来，地图伏在满是污泥的膝盖上。

夜里十二点四十七分。金主任和沈三宝又走近一条大道来了。爬上石桥金主任看了看表，于是望望黑黝黝的天穹，东方天空醉红。有零散的来福枪声，马蹄声。

“来了，试试看！”沈三宝解下盒子，向石块后掩蔽自己。

而马在石桥上停住了，马靴的声音，小便的水响。

一道电光照见一个高大的影子。人裹在雨衣里，两颗晶亮的眼睛向白光注意凝视着：“谁？”——于是金主任和沈三宝都出来了。

“是自己人！我是×团×旅旅长，我现在去××。只这条路走了，敌人就在后面十里……”

直率地说过，于是跨上马。马蹄声像骤雨般播散在石道上。

互相望了一眼，闭死了手电，金主任也不计算也不说话了。向大道上急忙走去。

人自然是倦怠的，但只要一想到“追来了吧”，便飞快地闪动着双脚。沈三宝现在心里除了沉静以外还有一种奇异的东西，这种东西拿欲望来解说便是“来两个敌人看看……”。沈三宝不是白天的沈三宝了。为那些消息惶惑的时候感到自己狼狈、懦弱。后来想逃。但现在却沉静了。——一个“经纪人”现在也还是一个“经纪人”吗？

沈三宝并不能给自己以解释。人家笑“经纪人”也吃粮，人家笑“军队里不是买卖呀”的时候，沈三宝总是显得异样惶惑。而且多半是和悦地笑笑走开了。惶惑是因为：“自己在军队里，永远不会发迹了”，“自己不如人家呢……”，但这惶惑是寄托于“怀疑”与“梦想”上的，现在行动将一种新的启示落给他——自己并不比任何人低能。而且，自己这一块料或许有自己的用处吧！